

論

再論佛與神的不同

唐湘清

兼答慧石大德

（慧石大德，已公開在四卷五期無刊

自認掛單在新竹靈隱寺，但不知他究竟是法師，還是居士？雖然有人說慧石就是續明，但我還不敢相信這位身披袈裟的續明法師，竟會公然否認佛陀的全知全能，替異教作反宣傳，因為他只承認掛單在新竹，尚半露半隱，所以姑以「大德」尊稱之。

佛與神是決不相同的，我歷年的文章中說過不知多少次了。我自卅七年十月來臺後，鑒於本省民間信仰的神佛不分，一直爲了糾正這種不良現象而努力，從未爲了迎合環境而稍有妥協，只要查閱我歷年的文章可以看得出的。現在這種錯誤現象雖比以前好得多，但在社會上還沒有完全糾正過來，因此特將我最近數年來關於糾正神佛不分的重要言論節錄一二：在卅八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的人生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拙作「從歷史進化上觀佛法」一文中說：「誰都知道佛教是反對崇拜神權的，但佛教不僅反對神權，反對君權，還不贊成人類可宰殺或虐待其他的動物，而主張一切動物都有自由平等的生存權利，故民權主義的人人平等，雖然比神權時代及君權時代進步，但佛教主張一切平等的生權時代，比較民權時代更進步更圓滿了；從歷史的進化眼光看，神權與君權是最落後的，民權是比較進步的，而佛教的生權才是最前進的思想」。還有拙作釋尊的民主自由思想一文中說：「佛教否認主宰萬物的上帝，認

爲一切都是人造的，向上成聖成佛，向下墮落惡道，都是人的自作自受，並沒有神的主宰」。見四十二年四月出版的人生月刊第四卷第三、四期合刊。此外在近年來的臺灣佛教月刊及菩提樹月刊的拙作中，也可查出我曾有很多關於糾正神佛不分的言論，就是引起慧石大德辯論的拙作「神佛之分」隨筆，也開首就說：「說佛不是神，我亦云然。」可見對於這方面的擯邪顯正，我雖然不能說是最努力的人，但在我自己已可說是聲嘶力竭，大聲疾呼的不遺餘力。可是慧石大德因爲我破異教的言論，恰巧說中了他的標語之誤，俗云「做賊心虛」，他竟不惜顛倒是非，造謠誹謗的說我神佛混同，把佛當神，但他自知我的文章有目共覩，不能欺騙所有世人，所以他最近又說我已自動的加以修正，其實我從來沒有說過佛是神，談不到自動修正。對於個人的被謗，本不必辯，但是這次辯論的起因，最初是由於我揭破基督教的宣傳陰謀而起，不得不將真相公佈於佛教同道之前：

佛不是神，本是佛教徒們糾正現實中神佛不分的現象而生。可是無孔不入的基督教傳教士，竟歪曲了「佛不是神」這句話，作爲反對佛教宣揚基督教的常用語，我去年因發覺若干基督教的宣傳品，上面往往說：「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，大家不要信佛，要信全知全能的上帝」。爲了針對這種基督教的宣傳陰謀，所以我於去年四月出版的本刊十七期濂心軒隨筆第十八節，題目是「佛高於神使世人明白佛與神的不同，是高於神的不同

，並非低於神的不同。並於本刊第十八期寫了「佛正徧知」及「神佛之分」的隨筆二節，以說明神是凡俗有漏的，並不是全知全能，佛才是真正的全知全能，在那節隨筆中就說明，旨在揭破基督教的宣傳陰謀。二節隨筆都有佛理的可靠根據，做夢也未想到被斥基督教的話，竟會引起這掛單在靈隱寺的慧石大德出來辯駁。他二篇關於神佛之分的文章，公然替基督教辯護上帝可稱全知全能，他第二篇的文章，竟明目張膽地根據基督教的新舊約，認爲神的全知全能是有確實根據的，披了佛教外衣的慧石大德，對於神的性質，不知在佛經中求根據，反而引證外道的經典解釋神，跟着外道說出這樣的錯誤結論：「所以全知全能與神是離不開的」。實令人不勝驚奇。我是一個佛弟子，我沒有到過道風山，恕我不能跟着慧石大德根據新舊約解釋神。我們站在佛教的立場，要從佛經中研究神的性質，佛經汗牛充棟，一引證甚繁，茲僅就手邊剛接到的本年五月出版的海刊中之資料，說明佛教對神的看法，如印順法師從人到成佛之路一文說：「說生天吧，就是帝釋天（近於玉皇大帝）大梵天（近於希伯來的耶和華），也還是不圓滿，還是在變化中，還是會墮落的。相信耶和華上帝的，一定不同意這個見解，其實耶和華是不澈底的」。又如誠學法師所作新因明與古因明對因的看法（下）亦提到神說：「但站在佛教立場看，神，是輪迴生死的衆生之一。不屬於鬼趣，即屬於天趣。附屬天趣的是高級神，附屬鬼趣的是低級神，不管是高級還是低級的，總不能離開有漏世間」。從以上二位法師對於神的解釋看，可以證明我說的不能將全知全能的形容詞冠於神字之上，應將凡俗有漏的形容詞冠於神字之上，是很正確的。慧石大德要將

全知全能的形容詞冠於神字之上，顯然是違反佛教的。但他不僅不知接受根據佛法的真理，且更變本加厲的跟着外道說：「神就是全知全能，全知全能者，就是神。神只有一個，也就是全知全能者只有一個。神才能全知全能，全知全能者必是神，這可以說是必然的結論」。(見無刊第四卷第五期第六頁)。這完全是基督教徒的口吻，竟出於慧石大德之口，實令人不勝驚奇，但在沒有到過道風山的純正佛教徒，絕對不能承認神是全知全能，因為神是凡俗有漏的衆生，怎能稱作全知全能呢！我不能同意慧石大德所說「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」這句話，一方面是不能同意「佛不是全知全能」，一方面也是不能同意將全知全能的形容詞冠於神字之上。我們大家都可理想：「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」這句話，完全是基督教的宣傳，基督教徒對於這句話都會一致拍手贊同的，因為基督教只認為神是全知全能，他們不承認佛的知能圓滿，所以耶教的宣傳可以這樣說。但在佛教的立場，認為神是凡俗有漏的，佛是知能圓滿的，就萬萬不能同意慧石大德的那句話。正如站在自由中國的立場，如有人說：「臺灣不是民主自由的匪區」，我們當然不能同意把民主自由四字冠於匪區之上，應該改正為：「臺灣不是恐怖專制的匪區」才對，明白這種語氣的道理，也就可明白「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」這句話，為什麼要加以糾正的理由了。

慧石大德不僅賣力的替基督教宣傳神是全知全能，且極力要推翻佛的全知全能，他的理由何在呢？他說：「神有權力使人生天入獄，佛則不然」。(見無刊四卷五期第七頁)。這理由未免太可笑了，人的生天入獄，佛教固然認為是由於衆生自己的業力而定其昇降，但這不能構成神是

全能佛非全能的理由，因為即使假定神有權力使人生天，但也比不上佛的能力使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佛的極樂世界要比天堂圓滿得不知多少倍。佛有能力接引衆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不僅淨土三經言之綦詳，即在其他大乘經中，亦常有所見，例如：

「昔有國王，問沙門那先言：衆生業重，云何念佛即得往生？那先言：譬如有人以大石塊，其數千百，欲渡大海，以船力故，即達彼岸，衆生之罪，猶如巨石，彌陀願力，如彼大船，石本易沉，因船可渡，橫截生死苦海，全憑以佛願王，一切時中，以為良導，直登彼岸」。(見那先經)

上節經文對於佛有能力接引衆生往生淨土，是就理論而言。再就事實而論，我們可看淨土聖賢錄及往生傳等書的記載，可知歷代經阿彌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衆生，已有不下千萬，當代往生西方的衆生，其數亦甚多，例如：

「敝同學計君宗漢，因念六字大明咒，而得少分淨定。見念佛發願求生西方之道友，臨命終時，佛來接引，以佛光攝取病人靈識，已經騰空，病人靈識黑氣下墜，佛再以光攝起，上下數次，結果終為佛光攝入蓮台，隨佛往生」。(見出苦飛航第八頁)

可見佛有能力接引衆生往生淨土，不僅有理論的根據，且有許多多千萬萬確的事實證明，乃慧石大德對此一筆抹煞，反而說神有權力使人生天是全能，佛則不然故不是全能，他不知神有權力使人生天是虛假的，佛有能力使人往生淨土却是真實的。慧石大德把神的虛假全知全能當作真實，佛的真實全知全能反而認為沒有的，真假不辨，一至於此，實令人不勝失望。更可笑者，

他認為神有權力使人入獄，佛則不然，作為神是全能佛非全能的理由，竟不知佛有消滅地獄等一切惡趣的能力，茲為證明佛有消滅惡趣的全能，節錄經文一段如下：

「我今尊重，敬禮讚歎，去來現在，十方諸佛。諸佛清淨，微妙寂滅，色中上色，金光照耀。於諸聲中，佛聲最上，猶如大梵，深遠雷音。……一一毛孔，一毛旋生，輒細紺青，猶孔雀項。即於生時，身放大光，普照十方，無量國土，滅盡三界，一切諸苦，令諸衆生，悉受快樂，地獄畜生，及以餓鬼，諸人天等，安隱無患，悉滅一切，無量惡趣」。(見金光明經讚歎品第四)

以上經文對於佛能消滅地獄等惡趣，說得很明白，可是慧石先生不僅不知發揚佛的這種全能，反而認為基督教的上帝有權使人入獄是全能，不亦大可怪哉！我現在請讀者們公評：究竟冒稱有權使人入獄的神是全能呢？還是確確實實有能力消滅一切地獄等惡趣的佛是全能？我想大家不難分辨的。

還有，慧石大德認為神在時間方面是豎窮的，在空間方面是徧在的，佛陀是沒有這樣內容的，這更屬顛倒之極。他說：「所謂全知全能，在時間方面是豎窮的（永恆、不變），在空間方面又是涵蓋一切的（徧在、徧能）。豎窮的意義，就是上面所說的自有自成不由緣生「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」。(見無刊第四卷第五期第六頁)。他接着認為佛沒有這樣的內容，並說：「但是，外教所信仰的神則不同，一切當之無愧」。(見該刊同上)。他這樣的說法，也完全是站在外道基督教立場的說法，我們沒有到過道風山的佛教徒是不能承認的。因為我們站在佛教的立場，神是凡俗有漏的衆生，決不能在時間方面豎窮三

際，更不能在空間方面橫遍十方，不僅鬼道中的低級神不能，就是天道中的高級神也不能，例如：

「天上雖無大苦惱事，然五衰相現，極受大苦，與地獄等。雖得梵天之神，上至非非想天，命終還墮三塗」。(見《涅槃經》)

「生天上者，積善離惡，何故報盡，還入三塗？答曰：凡夫無始以來，惡業無窮，一日貪瞋，尚受干形，況歷劫惡業乎？生天者，惡業暫伏，福報既盡，習業成熟，故還墮三塗」。(見《成實論》)

從以上佛經中所得的證明，可知即使是天道的高級神，也無法永遠不死，怎麼可說神是豎窮橫遍的呢？慧石大德認為神有永恆偏在的特性，完全是基督教的論調，我們佛教絕對不能同意，反過來說，佛陀却確實實在時間方面是豎窮三際，在空間方面是橫遍十方的。誰都知道，佛有法身報身應身三身，其中以法身佛是佛的真身，法身佛又名天真佛，其意義就是證道歌說的：「法身覺了無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」。又名本性佛，因為自性本來是佛。法身佛稱為毘盧遮那，毘盧遮那的意義就是「遍一切處」「光明遍照」等，可見僅就法身佛的名義而論，即具有「豎窮三際」「橫遍十方」的性質。更以經文來引證：

「如來清淨妙法身，自然具足恒沙德，周徧法界無窮盡，不生不滅無去來。法王常住妙法宮，法身光明照不照，如來法性無罣礙，隨緣普應利群生」。(見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》序品第一)

「法身體備諸眾生，萬德凝然性常住，不生不滅無來去，不一不異非常斷。法界徧滿如虛空，一切如來共修證，有為無為諸功

德，依止法身常清淨」。(《本生心地觀經》報恩品第二下)。

僅就以上節錄佛經中的偈言，已可確信佛的真身是「豎窮」「橫遍」的了。至於佛陀的永恆存在，不僅阿彌陀佛具有「無量壽」的意義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壽命也是永恆無量的，如經云：

「一切諸水，可知幾滴，無有能數，釋尊壽命；諸須彌山，可知斤兩，無有能量，釋尊壽命；一切大地，可知塵數，無有能算，釋尊壽命；虛空分界，尚可盡邊，無有能計，釋尊壽命；不可計劫，億百千萬，佛壽如是，無量無邊。以是因緣，故說二緣，不害物命，施食無量，是故大士，壽不可計，無量無邊，亦無齊限，是故汝今，不應於佛，無量壽命，而生疑惑」。(《金光明經》壽量品第二)。

這節經文說明佛陀壽命是無量無邊的，也即永恆存在的。可嘆慧石大德竟放棄了佛教的立場，跟着基督教說神是永恆存在，反說佛不是永恆存在，何其言之謬耶！既然全知全能的意義是遍窮橫遍與永恆存在，而佛教的看法，神並不具備這些條件，佛陀則上述條件完全具足，所以我們要明白神非全知全能，確信佛是全知全能。但慧石大德又說：「所謂涵蓋一切，就是說：『全知全能』，好的、壞的、邪的、正的、是的、非的、善的、惡的，都通統包在裏面」。(見《無刊四卷五期六頁》)。這顯然是把偏在偏能的意義曲解了，他竟認為佛不能做壞事惡事，故不以佛為全能，可是我們要明白，佛的不做壞事惡事，乃不願也，非不能也，慧石大德誤以佛的不願，當作佛的不能，難怪其謬見百出。

說到不可思議神通之力，慧石大德也歪曲了

我原文的意思。他說：「主張佛是全知全能的人，所引的佛菩薩的神力，以為這就是全能的證據，其實，若專談神力，其中有的甚至可以與鬼神外道的神力相通，實不足以顯示佛果功德微妙不思議的勝用」。(見《無刊四卷五期八頁》)。他這樣的批評，與我原文的意義顯有出入，我在《樹刊廿八期隨筆》中的「如來神力」一節，所引證的經文，在不可思議神力之上，更有「無量無邊」的形容詞，以表明如來的神力，不是鬼神所能比其萬一。在《樹刊卅期拙作隨筆「神通大小」一節，也引證經文，說明佛菩薩的神通威力能過於一切世界而皆無礙，非鬼神乃至聲聞緣覺的有限神通可比。可是慧石大德抹煞了我原文「無量無邊」「無限」等形容詞，以鬼神也有神通作為反駁，顯見他的理由欠缺，只能出以歪曲他人原意的下策。他對我個人的歪曲認謬，本可不予理會，但他還有侮辱佛陀很厲害之處，我不能緘默，他說：「更有值得商量的，說佛能全知正偏的一切法，這和佛陀的覺義，倒還有點相近，我們只要存心魚目混珠，指鹿為馬，邪教徒也奈何我們不得」(見《無刊四卷二期第八頁》)。照他的說法，佛陀的全知是「魚目」，耶教上帝的全知才是「珍珠」，魚目是假的，珠是真的，這樣慧石大德不承認佛的全知是假全知，上帝的全知是真全知嗎？把佛陀看作「假全知」，這不是給佛陀大的侮辱嗎？但在我們沒有到過道風山的佛教徒看來，佛陀全知是真的，上帝全知是假的，我們沒有存心魚目混珠，基督教說上帝全知全能才是魚目混珠。我們說佛陀全知全能，並不是與人雷同影附，而是使人分清真假，不要上基督教假全知的當，要認識佛陀是真全知。我在兒童時代就閱讀佛書，大陸淪陷前曾居蘇州佛學圖書館閱藏

有年，生平親近過不知多少的高僧大德，都只有說佛的知能是圓滿的，神的知能是不完全的。直到今天遇到你這位掛單靈隱寺的慧石大德，才反過來說神的知能完全，佛的知能不全，我實不敢領教，並相信絕大多數的正信佛教徒都不會領教慧石大德的話。

真理愈辯愈明，辯論本不是壞事，但造謠誹謗，就自失人格。慧石大德初則誣指我說佛是神，今又於無刊第四卷第五期第十頁誣人否認佛是覺者，事實上翻遍我十年來的文章，也找不到說佛是神，或否認佛是覺者的話，而慧石大德竟一再妄語，其人格於此可見，他的言論是否可靠，也就可想而知。最後我們要聲明的，就是我在拙作「神佛之分」隨筆以前的許多文章，從未將全知全能的讚美詞用於佛陀，心悟法師在他發表於人生月刊第六卷第一期「佛陀是全知全能」一文以前，也從未將全知全能的形容詞用於佛陀，但是我們覺得佛法雖無全知全能四個字，但却具有全知全能的真實內容，所以我們的主旨是反對人家先說「佛不是全知全能」，並不是說佛教中除了全知全能四字以外，並沒有更適當的讚美詞，只要大家查閱各人近幾年的前前後後文章，不難明白其中真相的。

我說佛陀是真正的全知全能，基督教徒當然不能同意的。頃閱賈刊賈懷謙居士一文，他說有一位基督教朋友不能同意我的立場，我認為這意思是中事，基督教之不能同意佛是全知全能，正如共匪不能同意艾森豪總統說的要解放鐵幕一樣，是意中事。但賈居士文中以民主與唯物為譬喻，未免把「羊頭」與「狗肉」混為一談了，共匪的民主是羊頭，唯物是狗肉，全知全能是基督教的羊頭，梵天造人是基督教的狗肉，要知我們與

基督教是爭的「全知全能」這一羊頭，並不是爭的「梵天造人」之狗肉，我們只說佛陀是真的全知全能，並沒有說佛陀是真的「梵天造人」，這一點希望懷謙兄要明白的。承賈居士證明，我的話不能使他的耶教朋友同意，我覺得這是很好的。只怕慧石大德「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」那句話，耶教徒拍手贊同，那才是不好的呢！我本來是不願辯論的，且本刊李社長及朱主編亦素不主張多辯，所以我在樹刊第二十五六期合刊的隨筆，除「言論道德」一節略述對於辯論態度的感想，「邪見非知」一節說明耶教的邪見不是全知以外，該期隨筆其他各節都是與神佛之分的辯論毫無關係的文章，但愚三大德把它當作辯論文章，難怪要使他失望。後因白衣先生無理取鬧，不得已而辯論，乃在樹刊第二十七期有一篇拙作「閱由言論道德說起以後」，却是與楊白衣君針鋒相對的辯論文章，愚三大德並無隻字提及，可見他對前後的文章，並未完全看過，也難怪他誤會。至於愚三大德所引太虛大師「真實論宗體論」的一段話，只是否認神的全知全能，並不是否認佛的無所不知與無所不能，我素來的主張也是如此，只要詳閱我的前後文章，不難了解。所以我希望參加辯論的人，要把前後有關這篇文章完全看清楚以後再辯才對。因為這些問題是由慧石大德的文章引起，所以在這地一併答覆了。

頃閱楊白衣君「不願答辯的答辯」一文，他還替慧石大德及他自己的謗人妄語辯護。他抹煞了拙作「神佛之分」全文的意旨，截取了「不可說：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」二句，認為否定的否定，就是肯定，如果我的原文僅此二句而並無其他說明，可以像他這樣解釋，可是我在本刊十八期「神佛之分」原文中，明言不能承認的乃佛不是

全知全能，不能贊同的乃將全知全能四字冠於神字之上，可見我所否定的是以上二點，並非否定的「佛不是神」。慧石大德及楊君既非文理不通的人，怎有不明之理，他們硬要歪曲為否定的「佛不是神」，其為故意誹謗，惡意妄語，顯然可見。

總而言之：我們如能認清前面所舉譬喻：「臺灣不是民主的共區」一語，是共匪的宣傳語；也能認清「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」一語，是基督教的宣傳語。為了紛碎基督教的宣傳陰謀，我們佛教徒都應一致認清：佛是知能圓滿的聖者，萬萬不可跟着基督教說佛不是全知全能，神是淺知淺能的，神是凡俗有漏的，神是沉淪生死的，萬萬不可跟着基督教把全知全能冠於神字之上，因此我們要把慧石大德及楊君的原語修改為：

- 一、佛是全知全能的覺者，不是淺知淺能的神。
- 二、佛是全知全能的覺者，不是凡俗有漏的神。
- 三、佛是全知全能的覺者，不是沉淪生死的。

菩提樹宣傳小冊之一

一、兩個世界的味道

(卅二開本卅餘頁五號字印)

二、慈航十訓述義

(卅二開本卅餘頁五號字印)

附 啓
上列兩種宣傳小冊業已出版，照成本流通每本一元。歡迎翻印送人，請函本刊讀者服務部接洽，價格特別克己。

編者：李炳南
封面：許允中
著者：唐湘濤
封面：許允中
插圖：許允中
封面：許允中